

曲園叢書

14
484
13



484
13



序目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德清俞樾撰樾有羣經平議三十
五卷已自為序錄矣及諸子平議成又序其端曰聖人
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
以申韓之刻薄莊列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
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書
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
可見故讀莊子人閒世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即世之
段字謂牽引也而詩七月篇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之義
見矣讀賈子君道篇曰文王有志為臺令匠規之而詩

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之義見矣讀管子大匡篇
曰臣祿齊國之政而知尙書今文家說大麓古有此說
讀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衛葆而知春秋左氏傳
齊人來歸衛俘字固不誤讀商子禁使篇曰騶虞以相
監而知韓魯詩說以騶虞爲掌鳥獸官亦古義也讀楊
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智而知論語如其仁如其仁
非孔子之許管仲以仁矣讀楊子五百篇曰月未望則
載魄于西而知僞孔傳解哉生魄之誤讀商子賞刑篇
曰昔湯封於贊茅而知皇甫謐謂湯居穀熟之非讀呂
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閉地陽氣且泄而知月令以固

而閉地氣沮泄之文有奪誤也讀淮南子時則篇曰大
禱祭于公社而知月令大割祠于公社割乃周之誤字
周乃禍之段字禍祠卽禱祭也凡此之類皆秦火以前
六經舊說孤文隻字尋繹無窮烏呼西漢經師之緒論
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
古文段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傳寫
苟且莫或訂正顛到錯亂讀者難之樾治經之暇旁及
諸子不揣鄙陋用羣經平議之例爲諸子平議亦三十
五卷今錄其目於左方

管子平議六卷

言子序目
二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老子平議一卷

墨子平議三卷

荀子平議四卷

列子平議一卷

莊子平議三卷

商子平議一卷

韓非子平議一卷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是書也成與羣經平議同置匣中未出也及羣經平議刻成而此書亦遂不自祕稍稍聞於人諸君子聞有此書乃謀醵錢而刻之經始於強圉單閼之歲至上章敦牂而始觀厥成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壽輒仿漢人碑陰之例書其名字焉曰潘君霽字偉如曰李君鴻裔字眉生曰吳君煦字曉帆曰

吳君雲字平齋曰郭君德炎字日長曰劉君佐禹字治
卿曰沈君瑋寶字書森曰陳君其元字子莊曰馮君渭
字少渠烏呼成書難傳書不易諸君子之刻此書將謂
此書足以傳乎抑愛懋而姑以徇其意乎懋固不足以
知之

諸子平議目錄

管子平議六卷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老子平議一卷

墨子平議三卷

荀子平議四卷

列子平議一卷

莊子平議三卷

商子平議一卷

韓非子平議一卷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管子平議一卷

荀子平議一卷

韓非子平議一卷

史記平議一卷

諸子平議卷一

德清俞樾

管子一

守國之度在飾四維

牧民

樾謹按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為飭詩六月篇
戎車既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與
飾古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
禮記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
竝其證矣

順民之經

樾謹按順當讀爲訓訓民之經言教訓其民之道也
古順訓通用尙書洪範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
宋微子世家訓竝作順是其證
不璋兩原則刑乃繁

樾謹按尹注云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
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尹氏據上文以說兩原
是矣讀璋爲章未得其字璋乃璋字之誤說文土部
璋擁也經典多以障爲之呂氏春秋貴直篇是障其
原而欲其水也高誘注曰障塞也障塞卽璋擁也此
云不璋兩原正與呂氏春秋所云障其原者同義若

非誤作璋亦必改而爲障矣

毋曰不同生

樾謹按生與姓古字通哀四年春秋經公孫姓釋文
曰姓本又作生然則同生猶同姓也詩杖杜篇不如
我同姓毛傳曰同姓同祖也尹注謂不與汝同家而
生未達古義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樾謹按政當作正詩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禮記緇衣
篇作不自爲正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名政徐廣曰政
一作正是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可置以爲

正者可置以爲長也與上文可立以爲長下文可奉以爲君文義一律

山高而不翮則祈羊至矣

形勢

懋謹按祈當讀爲盞說文血部盞以血有所刳涂祭也周官或以幾爲之犬人職凡幾珥沈辜是也或以刳爲之士師職凡刳珥是也或以祈爲之肆師職及其祈珥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肆師之祈故書作幾小子之祈鄭云或爲刳是知祈爲段字矣依說文正當作盞凡作幾者盞之省凡作刳者音同也陸德明云刳音機也鄭注於士師職云刳珥鬯

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珥此云祈羊正毛者曰刳也尹注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北宋本作耳羊以祭耳卽珥之壞字蓋以珥釋刳也刳珥雖有毛羽之別然散文亦通山海經中山經云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刳郭璞注曰刳亦割刺之名夫雞豚竝言刳是刳珥通稱之證尹注以珥羊釋祈羊未乖古義因珥壞作耳後人遂臆改爲烹并祈字之義而亦晦矣
銜命者君之尊也

懋謹按銜命形勢解作銜令其解曰令出而民銜之此作銜命雖於義亦通然非管子原文矣當據解訂

正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樾謹按形勢解曰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宋氏于庭據公羊祠兵左穀作治兵謂祠器卽治器又據方言蜀一也謂抱蜀卽老子所謂抱一其說祠字是矣至抱一之說終有未安抱一可謂之治道不可謂之治器一也影宋本弟一卷音釋曰蜀音猶宋謂猶乃獨字之誤是固然矣燧蜀不當音獨二也竊疑管子原文當作抱櫛櫛卽櫛字也詩葛生篇傳鞫而藏之釋文曰鞫本作櫛又作櫛是鞫櫛櫛三字通用古者國之

寶器皆櫛而藏之故論語曰龜玉毀於櫛中而陳國所分肅慎氏之貢亦藏於金櫛事見魯語抱櫛不言而廟堂既修者言有德之君但謹守宗器恭默不言而廟堂之上已無所不治也櫛字經典罕見故須音釋宋本音獨正爲櫛字作音自字壞作蜀遂不可曉矣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

樾謹按尹注曰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此未達問字之義也問猶言也廣雅釋詁言問也言爲問故問亦爲言飛蓬之問猶飛蓬

之言也形勢解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
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
許也然則蜚蓬之間卽無度之言問字之義於此可
見矣

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樾謹按尹注曰裁斷也能斷大事眾必比之此未達
裁字之義也裁讀爲材文選長笛賦裁已當適便易
持李善注曰裁或爲材是裁材古通用國語鄭注曰
材兆物韋昭注曰材裁也材可爲裁故裁亦可爲材
裁大者眾之所比謂材質大者容物必多也形勢解

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
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裁字竝當
讀爲材謂天之材大地之材大人主之材大也若從
尹注訓裁爲斷不可通矣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樾謹按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
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
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
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
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

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
厭則其所據本已誤夫令人貴美而懷歸不得云美
人之懷卽尹注之迂同難通知管子原文必不如是
當據後解訂正

曙戒勿怠後稷逢殃

懃謹按既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疑夕字之誤曙
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
失其功此以夕對曙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懃謹按賓讀爲擯古字通用尙書堯典賓于四門鄭

注以賓爲擯是也主君衣冠不正則擯者亦不肅若
上文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矣

生棟覆屋

懃謹按生當讀爲笙方言曰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
之間凡細貌謂之笙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權修

懃謹按刑當作形孝經形于四海釋文曰形又作刑
荀子疆國篇刑范正注曰刑與形同成相篇讒夫弃
之形是詰注曰形當爲刑是形刑古通用也惡之有
形與喜之有徵文義正同尹氏解喜之有徵曰徵驗

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則惡之有形義亦然也韓非子難三篇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是其明證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樾謹按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外見魯峻碑化字隸書或作冰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上好詐謀閒欺

樾謹按尹注曰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然隔礙與欺誑判然兩義恐非閒欺並言之本旨閒當讀爲姦昭二十二年經文大蒐於昌閒左穀竝同而公羊作昌姦是其例矣

道塗無行禽

立政

樾謹按尹注曰無禽獸之行此曲說也禽獸之行謂之禽行已於文義未安況倒其文曰行禽乎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是禽與囚同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

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
赭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
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
之義

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

樾謹按無隱治與無蔽獄同義周官小宰職曰聽其
治訟司市職曰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職曰
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公羊
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解
詁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

也是古人以治爲訟之證然則隱治與蔽獄一也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樾謹按尹注曰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
可授國柄此注於義未安大德之人何至包藏禍心
乎羣書治要引此作大位疑亦後人以意改之未足
據也大德不至仁仁乃人之段字謂雖有大德而獨
善其身不能及人也下文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
卽承此文而言惟不至人故不得眾人卽眾也

草木不植成

樾謹按植本作惠古德字也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

子以順德釋文曰德姚本作得詩碩鼠篇莫我肯德
呂氏春秋舉難篇作莫我肯得竝其證也此云草木
不惠成卽草木不得成以惠爲得猶以得爲德耳字
壞作直因誤爲植失其義矣宋本竟改作得則又非
管子之原文也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致于鄉屬于字衍文然此文實
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
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
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

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自宀交覆深
屋也自猶眾也以屋覆眾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
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
會之館字說文自部有官會部有館歧而二之殆非
矣故古書每以官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
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屨注曰官
謂朝廷治事處皆卽館字也此文官字亦然遂于官
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
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旣布乃致
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卽致令于君則

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即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轉展相加遂成此誤矣又按戒篇曰進二字於里官尹注曰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夫管仲隰朋皆國之大臣乃令里官進之不亦褻乎且果如此當云令里官進二子不當云進二子於里官尹注非也官亦卽館字里字亦後人不得其義

而妄加也此所謂官正鄭君注玉藻所謂朝廷治事處者桓公進二子於官再拜頓首誠重之也後人不達古訓率意增益或爲鄉官或爲里官大可笑矣人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越謹按當作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足字典民

字相似而誤所字衍文
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

乘馬

越謹按正不正句上正字乃衍文也此承正地者而言不正則官不理卽謂地不正也今作正不正不可

通矣蓋涉上句長短大小盡正而誤疊正字耳下爵位章云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理不正句亦衍理字此承爵位正而言不正則不可以治卽謂爵位不正也今作理不正蓋亦涉上句然後義可理而誤疊理字耳兩文一例其誤亦同皆宜訂正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樾謹按太平御覽資產部引此文作百利得乃後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也管子之意本謂百貨賤則百利不得於是人人竭其智力以求利而百事反因之治

下文云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正申說此文之義百利不得則謀慮從此出事之所以生也又不得不盡力於所當務事之所以成也若百利皆得則轉以輕傲而失之矣後人不達此旨疑百利不得何以百事能治遂妄刪不字然貨賤何以得利其說殊不可通孫氏星衍王氏念孫反以爲是由未詳繹下文故耳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鑑

樾謹按尹氏於三十三下出注曰三等其下者曰季是誤以季絹三十三爲句失其讀也此當以九字連

讀謂季絹三十三制而當黃金一鎰也儀禮既夕篇
贈用制幣鄭注曰丈八尺曰制
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

越謹按與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
是古字通也舉民數得亾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
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
謂記錄之也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

越謹按十仞當爲一仞一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
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仞則太懸

絕矣其說更詳見下條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二三則去三四四則去四
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越謹按王氏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
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
五則去半此說是也上文云一仞見水不大潦五尺
見水不大旱此卽承上而言益知上文之誤王氏但
知此文十字之衍而不知上文十字之誤故其說猶
未盡得也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

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樾謹按尹注以五尺見水屬上比之於山爲義解曰
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不知五尺見水
與上文一仞見水相對爲文尹注誠非也劉氏績曰
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
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
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
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
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
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

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今按劉氏所
說亦未得也十一仞見水數句王氏引之已訂正矣
至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
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此王
氏所未及訂正也請合上文而具論之上文曰一仞
見水不大潦然則一仞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
征之故以旱不以潦故一仞見水十分去一至二仞
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仞見水地更高矣
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仞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
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

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錯誤春秋繫露爵國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辯見本書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旱為潦以潦為旱兩義顛倒故不得其解且此文惟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兩句不誤劉氏反以為誤信古書之難讀也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樾謹按尹注曰縱其淫辟則昏愚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為善此注非也辟即闢之段借字闢與閉正相對此兩句之諛即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醕醕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亦此意也管子書與老子大指每相近

若是安治矣 七法

樾謹按上文云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下文云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上下文均無安字則此安字乃語辭也古書每以安為語辭王氏引之釋詞

引管子書凡九事而不及此蓋亦誤以爲實字矣
猶左書而右息之

樾謹按息猶滅也古人文字皆先書於竹風俗通曰
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是
也書竹故可滅去以左手書之之難而右手滅之之
易其不成也必矣尹注曰息止也未得其義

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
祿也亡主則不歟

樾謹按實乃寶字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下文曰
不爲重寶虧其命不爲愛親危其社稷不爲愛人在

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皆非世主所及乃以爲亡
主殊不可曉亡疑當作良良字古作良闕其上半則
爲亡矣襄十四年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此稱良
主猶彼稱良君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樾謹按尹注曰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曰
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
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卽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
遠也說詳大戴記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

版法

樾謹按尹注曰謂順天道以種植此義非也植乃惠字之誤古德字也惠字壞作直因誤作植矣管子原文本作凡將立事正彼天惠故版法解曰天惠者天心也周官師氏職鄭注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知其字必作惠若作天植於義難通矣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樾謹按嗣讀爲司尙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古字通也各得其嗣卽各得其司尹注曰嗣續也失之

行毆養

幼言

樾謹按毆之與養二義不倫尹注曰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斯亦曲說矣毆當讀爲嘔莊子人閒世篇以下偃拊人之民釋文引崔注曰偃拊猶嘔响謂養也字亦作嫗禮記樂記篇煦嫗覆育萬物此云嘔養彼云煦嫗覆育其義正同嘔卽嫗也養卽育也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

樾謹按葉字無義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字之誤蓋榮華二字義本相近故管子言秋行夏政榮行春政華而淮南子言秋

行夏令華行春令榮文雖互易義實不殊也

器成於僂

樾謹按尹注曰冬行刑之時故成僂器此妄說也僂者參之段字說文三部參細文也器成於僂與下句教行於鈔同義鈔猶眇也皆謂始於微眇也參聲與參聲相近故穆字從參得聲而昭穆或爲昭繆穆公或爲繆公然則以僂爲參猶以繆爲穆矣動靜不記行上無量戒樾謹按戒一字爲句承止爲義言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所當戒也

修春烱冬夏之常祭會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樾謹按會者飭之壤字修與飭義相近修春烱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以常祭食三字連讀解爲常所祭常所食失其義矣官處四體而無禮者

樾謹按處四體而無禮者與下文立四義而毋議者相對爲文尹注以官處二字連讀解曰官處謂處官也失之

立四義而毋議者

樾謹按議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廣雅釋詁俄

衰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
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卽大姦也是以義爲
俄也此文又以議爲之立四義而毋議卽立四義而
毋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段借之
旨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
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
大夫請受變

樾謹按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
侯既五年而會至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

及五年卽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
適入至幼官圖十年作七年亦不可通合十年計之
則爲七年就五年計之則卽二年耳今以上下文求
之此皆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而使大
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
定計五年之中止空閒二年適當未會之前一年及既
會之後一年立法周密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
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
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
重適入正禮義也傳寫之誤所宜訂正

幾行義勝之

樾謹按說文八部機精謹也幾卽機之段字謂精謹行義也行義二字平列賈子俗激篇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己尹注謂庶幾行義者非是

交物因方

樾謹按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謂交質之物因方之有非是

山守不愼

樾謹按由疑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申開守陣死亡不食

樾謹按會乃飭之壞字上文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今亦誤作食是其證也死亡不食當作死亡不飭禮記月令篇曰飭死事卽此飭字之義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

樾謹按爲詐當作偽詐爲乃偽之段字兵法篇作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是其證箸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樾謹按執讀爲熱漢書陳萬年傳豪疆執服注曰執讀曰熱是其例也說文心部熱備也備卽今怖字箸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無後患故不熱與上文審於

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患義正相同尹注謂不恡執

失之

五輔

慎將宿 樾謹按尹注曰傳送貨財必慎止宿其義甚為迂曲且上文修道途便關市皆二字平列則將宿二字亦當平列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不止耳

貧富無度則失

樾謹按失當讀為軼廣雅釋詁軼過也言貧富無度則相過軼也尹注曰失其節制非是

士修身功材

樾謹按功讀為攻謂攻治其材藝也尹注謂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非是

修飢饉

樾謹按飢饉不當言修修乃備字之誤備俗作脩脩誤作脩又誤作修耳版法篇修長在乎任賢據後解則作備長此本書二字相亂之證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

樾謹按尹注曰君悅玩好則民務未作故備用不足然本文無君字注義非也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

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韓子內儲說外
儲說篇竝有其說在某某之文墨子經下篇言說在
某某者七十八句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
珍怪其悅在文繡義竝同此

毋監于讒

宙合

樾謹按毋監于讒義不可通監當讀爲啗監本從啗
省聲與啗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噍淮南子齊俗
篇荆吳芬馨以噍其口噍卽啗字蓋古或以監爲啗
因卽監字而加口旁耳管子作監者啗之戔字淮南
子作噍者啗之俗字矣

不用其區區

樾謹按區字不當疊下文云不用其區句區者虛也
可知此文不疊區字蓋卽涉下文兩區字相連而誤
衍耳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

樾謹按齊讀爲濟荀子王霸篇以國齊義楊倞注曰
齊當爲濟是其例也此言君但求正其國而無自濟
其私欲也尹注非

夫繩扶撥以爲正

樾謹按說文曲部曲也讀若撥此文撥字卽

子一
三
𠄎之𠄎字刺𠄎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苟
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𠄎又或
以發爲之考工記弓人曰菑栗不逆則弓不發
不依其樂

樾謹按依讀爲殷禮記中庸篇壹戎衣鄭注曰衣讀
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然則管子書以依
爲殷正齊言耳不殷其樂謂不盛其樂也說文身部
曰作樂之盛稱殷

業明而不矜

樾謹按業明而不矜謂業盛而不矜也淮南說林篇

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雖廣其威可損也

樾謹按北宋本損作須然則威疑威字之誤其威可
須言其滅亡可待也涉下文是以威盡焉而誤威爲
威遂臆改可須爲可損矣

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

樾謹按此本作夫植之正而不謬涉上文兩失字而
誤作失耳植而無能句文義未足疑有闕文

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化隨也

樾謹按美乃善字之誤上文云夫植之正而不謬不

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此云所賢善於聖人者
卽承上而言不容有異文

薄承瀼而不滿

樾謹按說文水部洎淺水也字亦作泊此文薄字卽
洎之叚字廣韻博字注曰古有博勞善相馬博勞卽
伯勞也然則薄之通作洎猶博之通作伯矣上句泉
踰瀼而不盡與此相對成文泉是水之深者洎是水
之淺者因以薄爲之尹注遂失其義矣

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

樾言

樾謹按無字衍文旣云盡死矣不必言無涉上句也

日不食無國土而衍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樾謹按而字竝當作爲古爲字作兩故與而字相似
而誤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
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
正義引作方里爲井竝其證矣

諸子平議卷一

諸子平議卷一

近美而朴次里微代故其備矣
非博而顯平流下氣文公釋式里而長論道
而遇博下四平式則神氣斷平太平論與王
德清俞樾
日不食眠四土而游

諸子平議卷二

管子二

德清俞樾

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八觀

樾謹按化變而不自知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

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句而衍

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

樾謹按下上二字疑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眾可食

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

萬家之眾然萬家或有盈有絀此復分別言之若在



萬家以上者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者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樾謹按及當爲服服從良聲古或止作良與及相似往往致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士不及行當作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

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

樾謹按臣當依下文作人

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樾謹按兵字衍文也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負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則國居而自毀矣

樾謹按古謂坐爲居如所稱居吾語汝之類是也居

而自毀者坐而自毀也猶云坐而待亡也尹注曰居然自致毀滅以居爲居然文不成義矣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

法禁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說詳幼官篇立四義而無議者下俄者傾也卯也言法制平正而不傾衰則民不相私也尹注曰君出法制下不敢議未達改借之旨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

樾謹按列讀爲裂裂亦分也列裂古通用五輔篇曰大袂列卽其證矣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

行者聖王之禁也

樾謹按但力事屬四字爲句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不以治職爲事而其所竭力從事者惟在互爲連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爲句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所宜行而其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富

樾謹按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絕而定

樾謹按絕猶截也釋名釋言語曰絕截也如割截也穆天子傳乃絕漳水郭注曰絕猶截也是絕截義通絕而定猶截而定謂整齊而定也詩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云截整齊也是其義矣

凡君國之重器

重命

樾謹按宋本作右國當從之右讀為有後人不知右之通作有而疑為君之壞字因臆改之耳

天道之數

樾謹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已

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為速此云天道之數猶云天道之速與下句人心之變相對為文下云至則反盛則衰正是言天道之速也尹注謂天道數終是讀為數且幾終之數失之

國無怪嚴

法法

樾謹按說文心部怪異也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國無怪嚴謂國無異尊與下文無雜俗無異禮一律尹注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是無怪為一義嚴為一義失其旨矣

況主倨傲易令

子二

四

樾謹按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財無砥滯

樾謹按砥讀爲底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杜注曰底滯也故以底滯連文

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

樾謹按軒冕不下儼謂其人有善卽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儼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卽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

之義也尹注曰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此說殊不可通豈上有私寵卽可以軒冕許儼之下有私憾卽可以斧鉞誅戮之乎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樾謹按六者謂之謀當作六者爲之媒言君臣會合皆此六者爲之媒也說文女部媒謀也廣雅釋詁文同是謀與媒聲近義通禮記禮器篇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宣二年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作誰謂是爲與謂古

亦通用也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樾謹按瑕當讀爲格古字通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
瑕于主人鄭注曰古文瑕爲格瑕之爲格猶瑕之爲
格也說文人部引書曰瑕于上下今書作格瑕之爲
格猶假之爲格也令入而不至謂之格謂有所扞格
而不得達也尹注曰君臣相閒故曰瑕未合入而不
至之義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樾謹按尹注以遠古卑人連讀非也上文云凡論人

而遠古者無高人焉則此文當以德行成於身而遠
古爲句句末亦當有者字今奪之耳卑人也三字爲
句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猶下文愚士也與上文無
智士焉義亦相應也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
之臣
樾謹按無論能之主當作無論能之士上文云忠臣
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
主言論能之士卽直進之士也雖分爲二句其實一
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妄改爲主非管子

之舊矣

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兵法

樾謹按此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譌國

而文倒耳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樾謹按巧乃功字之誤王氏念孫已據七法篇訂正矣定乃正字之誤正讀為政七法篇曰朝無政是也王氏未訂又以七法篇參考則此文尙有錯誤當作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朝無正則賞罰不明賞

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方與七法篇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文義相合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

樾謹按宋本作而獨行當從之而獨行者如獨行也

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強以制

樾謹按尹注曰有制則強可縱然縱字殊為無義當讀為從襄十年左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強可服也古字縱與從通論語八

份篇從之何晏集解曰從讀曰縱人知從之可讀縱
而不知縱之可讀從斯莫得其解矣
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

樾謹按疑當讀爲礙廣雅釋言曰礙闕也旁通而不
礙言無隔礙也尹注曰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
以本字讀之則與旁通之義不貫矣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樾謹按此本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
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盡而不意故能疑神與下
文利合故能諸諸故能輯一律後人不達疑神之義

而妄增不字尹注曰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
爲神則神字與不能疑不相連屬其不辭甚矣

利適器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
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
樾謹按諸敵字竝當作適利適器之至也用適教之
盡也尹注曰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宐之至士卒用
命而適者則教練之盡是其所據本作用適不作用
敵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適
卽承上二句爲文乃用適誤作用敵尹注遂曰器旣
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望文爲說而

不一檢上文何也今本因下作用敵遂并用適教之盡也亦改作用敵則又非尹氏所據之舊矣宋本尙不誤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樾謹按出入異塗卽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故足以傷敵尹注反云爲敵所傷誤矣

不廣閒 大匡

樾謹按廣者曠之反字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楊倞注曰廣或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是其證也不廣閒者不曠閒也

詩何草不黃篇毛傳曰曠空也空與閒義正相近尹

注曰廣求閒安則增出求字矣

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樾謹按尹注曰二公子謂諸兒子紉然上文曰夫國人憎惡紉之母以及紉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既云事未可知安知齊國之必屬諸兒子紉哉二疑三字之誤齊僖公止此三子更無異人故曰非此三公子將無已也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尹注曰更樾謹按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尹注曰更

有所立不濟而死則增出死字矣疑管子原文本作
 奉所立而不廢上文云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
 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此即所謂奉所立而不廢
 涉上文事將不濟句而誤作不濟則不可通矣
 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

樾謹按兩君字竝指僖公言夷吾為君之臣則將承
 君之命為社稷宗廟之計不為子紂一人歿也尹注
 曰言已立君臣之義誤以君臣連讀失之
 賢者死忠以振疑

樾謹按振通作拒儀禮士喪禮拒用巾古文拒作振

是也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是拒與拭刷同義此云
 拒疑謂拭刷其疑也作振者段字尹注曰振救也未
 得其旨

今彭生二於君

樾謹按二當為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
 注曰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
 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為君之貳也彭生為公子故云
 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
 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

樾謹按反乃彼之壞字當以公若先爲句彼恐注怨
焉爲句彼謂施伯也尹注云若先反管仲是其所據
本已誤

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

樾謹按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
故尹注云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也莊子齊物論
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
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竝用且
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而未引此
文故爲說之

召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樾謹按及乃友字之誤言召忽雖不得眾然其一二
死友亦足以圖我矣故下文管仲之言曰朋友不能
相合摻正釋桓公此疑耳

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紂也

樾謹按祿讀爲錄謂領錄其政也尙書堯典篇納于
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後漢書百官志引
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
矣鄭君注尙書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
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之說不合然管子書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尹注不知祿爲錄之段字而云空食齊政之祿夫食
齊政之祿不可言祿齊國之政足知其非也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
兵革
樾謹按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
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
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樾謹按尹注讀不字絕句解曰以臣之意則不與君

同此說非也蓋此文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
用不而卽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
使之也

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樾謹按尹注於臣字絕句解曰臣有病者君當慰問
之夫慰問病臣雖亦盛德事然何與霸業乎且病臣
又何罰之有此文問字疑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
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卽其例也當讀國
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言國家罷病臣願有賞
無罰以寬之也下文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君賞於諸侯按賞於國者承此文而言也賞於諸侯者承下文諸侯之禮而言也蓋此兩節國與諸侯分言下又合并而言之耳
衛國之教危

樾謹按危當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古字通也衛國之教危謂其政教詭譎尹注以高危釋之非是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

樾謹按邇當讀爲爾說文攷部爾麗爾猶靡麗也然

則魯國好爾謂麗爾也正靡麗之意尹注曰邇近也未得其義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

樾謹按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
人小侯車百人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
先致者先至也致與至通

戰於後故敗狄

樾謹按戰上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尹注誤以後故連讀解爲地名非是

斬孤竹

樾謹按斬讀爲擗文選長揚賦磨城擗邑李善引蒼頡篇曰擗拍取也擗孤竹猶取孤竹尹注謂斬其君則當云斬孤竹之君矣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樾謹按此卽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卽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曰君當爲羣其說非也
乘馬篇曰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又云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君臣與官賈官工竝稱則君臣猶言公臣耳襄二十九年傳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古君公通稱則公臣君臣亦得通稱又問篇曰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義亦同此古蓋自有君臣之稱未可臆改也

令一人爲負以車

樾謹按尹注曰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然正

文明言人爲負注乃云車爲負義不可通尹氏特疑
車非人所能負故曲爲是說耳今按車乃連字之誤
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
此云負連猶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
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輦是其證也連
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
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樾謹按尹注曰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

當者罪之夫既爲供客之禮又何不當之有且義數
連文亦不可通義疑羨字之誤七臣七主篇歲有敗
凶故民有義不足王氏念孫謂義當爲羨正與此同
有所溢於正數之外是謂羨數費羨數而不當是妄
費也故有罪矣
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樾謹按尹注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
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於句讀未審也當以起字
絕句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
篇曰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即可證此文發

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
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
矯國語周語曰其刑矯誣韋注曰以詐用法曰矯是
其義也下文云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絕句其
下又云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奪起字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

中匡

樾謹按請致仲父者欲仲父就已飲酒也仲父猶仲
甫夷吾之字耳尹注曰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
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此說非是蓋自毛
公解尚父爲可尚可父鄭君亦以尚父爲尊稱後人

因疑仲父之稱猶尚父之比故有此說不知尚父亦
字也初非尊稱說詳羣經平議

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樾謹按與讀爲預一切經音義卷六曰預古文作與
是也公預管仲父而將飲之猶襄十四年左傳曰衛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也戒與預其義相近

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

樾謹按萃當讀爲猝言由來者漸非起於一朝之猝
然也尹注讀如本字而訓爲萃集非是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小匡

樾謹按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云鮑叔之仁下云其智正以仁智並言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蓋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改之不足為據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

樾謹按與以二字傳寫互誤當作以魯與戰言以魯國之師與齊戰也能字義不可通管仲以魯師與齊戰豈反使魯敗乎能當讀為乃以魯與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為也能與乃聲近故得通用淮南人間篇此何遽不能為福乎藝文類聚禮部能作

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竝其證也

功足以德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樾謹按足乃定字之誤言鮑叔相小白而得國管仲奉公子糾以魯與齊戰而敗此非人事有優劣乃由小白得天而公子糾失天也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正作定可證也若依尹注說此文違戾甚矣

冀除其顛旌

十一
樾謹按尹注解顛旄之義殊不可通據國語作班序
顛毛韋昭注曰顛項也毛髮也言次列項髮之白黑
使長幼有等然則此文糞字疑叢字之誤糞篆文作
糞與叢字相似故誤也叢卽今所用頒賜字亦或以
班爲之是故管子書以叢爲班亦猶他書之以班爲
叢也除乃敘字之誤敘與序通叢敘卽班序也叢誤
作糞後人乃改敘爲除以求合其義而不知其不可
通矣

以待時乃耕

樾謹按時字絕句乃當作及字之誤也及耕二字屢

下爲義齊語作及耕深耕而疾耰之是其證惟齊語
時下有耕字似爲衍文當據此刪

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樾謹按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
矣因俗書總字作摠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無坐抑而訟獄者

樾謹按坐當爲挫言人有挫折屈抑則宜訟若無是
而訟是好訟也故必有以禁之尹注謂其人自無所
坐而被抑爲訟者非是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二十二
北
樾謹按政乃征之段字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是其證也尹注非

存魯蔡陵

樾謹按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鄆陵疑此文蔡上奪築字陵上奪鄆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鄆陵又爲一事

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

樾謹按南字當在鄭字下管子原文本作割越地據宋鄭南征伐楚今本南字誤移在上則征伐楚句不成義矣齊語作遂南征伐楚其明證也

制泠支

樾謹按制乃制字之誤齊語作制令支韋注曰制擊也

握粟而筮者屢中

樾謹按筮卽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筮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荀正謂此類

而蓬蒿藜蘿並興

樾謹按蘿乃蘿字之誤卽藿字也莊子徐无鬼篇藜藿柱乎黽黽之徑釋文曰藿本或作蘿

檇載而歸

檇謹按檇字當從禾卽稭字也說文禾部稭祭束也從禾困聲此作檇者又變從麴聲麴字亦從困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從木非是

負夏

檇謹按齊語作負夏古字通也尚書禹貢篇至于陪尾史記夏本紀作至于負尾卽其例矣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

檇謹按尹注曰言何功而不成然正文止有何功二

字乃增益其文曰何功而不成殆失之矣據下文管仲請立隰朋爲大行甯戚爲大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賓胥無爲大司理東郭牙爲大諫而繼之曰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在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然則此文疑當作甯戚隰朋王子城父賓胥無東郭牙所謂五子者指此五人不少數夷吾明桓公所以霸者皆由其相夷吾之力若止用此五人者則何功之有故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兩相得而成霸功非由此五大夫矣傳寫奪王子城父又誤東郭牙爲鮑叔牙與後文

五子不合遂并數夷吾爲五子而何功之義不可解矣管子此篇多與齊語同蓋本齊國史之文齊語末云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自是當時公論爲管氏之徒者取其文人管子書則獨歸功於管仲而他人不與焉以其書固管氏之書也今本錯誤大非其旨矣
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樾謹按尹注解田莫不見禽爲其田必見禽此非也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則五子者在矣

樾謹按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當從之此作在者涉下夷吾在此而誤

管子三

諸子平議卷一 禮初習稱疾

樾謹按尹注曰初猶摩也此訓未知所本楚辭離世篇情素潔於初帛王逸注曰初結束也初習疑初結束之義亦若僖二十八年左傳魏犇束習歎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棖

樾謹按尹注曰棖所以嚴飾之此未得其義也玉篇木部棖禹煩切絡絲篋也或作篋說文無棖篋二字

五子不合遂并數夷吾爲五子而何功之義不可解矣管子此篇多與齊語同蓋本齊國史之文齊語末云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賢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自是當時公論爲管氏之徒者取其文入管子書則獨歸功於管仲而他人不與焉以其書固管氏之書也今本錯誤大非其旨矣

管子平議卷三
德清俞樾
管子三
桓公不救裸體紉曾稱疾
樾謹按尹注曰紉猶摩也此訓未知所本楚辭離世篇情素潔於紉帛王逸注曰紉結束也紉曾疑卽結束之義亦若僖二十八年左傳魏犇束曾歟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棨
樾謹按尹注曰棨所以嚴飾之此未得其義也玉篇木部棨禹煩切絡絲篋也或作篋說文無棨篋二字



諸子平議卷三

德清俞樾

管子三

桓公不救裸體紉曾稱疾

樾謹按尹注曰紉猶摩也此訓未知所本楚辭離世篇情素潔於紉帛王逸注曰紉結束也紉曾疑卽結束之義亦若僖二十八年左傳魏犇束曾歟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棨

樾謹按尹注曰棨所以嚴飾之此未得其義也玉篇木部棨禹煩切絡絲篋也或作篋說文無棨篋二字

蓋卽纒字說文糸部纒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器曰
 纒絡也此文棖字當訓爲絡又下文兩言鍾磬之縣
 疑此文本作於是令之棖鍾磬之縣陳歌舞竽瑟之
 樂故下文曰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卽承此
 文而言也所謂棖鍾磬之縣者鍾磬本在縣更從而
 繫絡之使牢固也尹注飾字雖非而嚴字則是觀尹
 注以嚴飾爲解疑其所據本正作棖鍾磬之縣故解
 爲嚴飾若如今本則爲縣鍾磬之嚴飾矣於義豈可
 通乎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

樾謹按此本作楚取宋鄭而不止止卽禁也故下文
 曰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後人因下文是禁字遂
 改不止爲不禁而傳寫者又或誤合之故宋本作楚
 取宋鄭而不止禁也今本作不知禁則又因止禁連
 文於義重複故易止爲知耳夫楚取宋鄭而不止者
 非不知也乃不能也不曰不能禁而曰不知禁是可
 見其文之誤矣下文曰知失於內兵困於外知失於
 內猶云計失於內此知字乃智慮之智非知識之知
 不得因此而疑本文之非誤也

東存晉公於南

越謹按此承上西伐秦北伐狄爲文自秦而言則晉在東矣自狄而言則晉在南矣故曰東存晉公於南尹注曰自伐楚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此得東字之義而未得南字之義

兼正之國之謂王

霸言

越謹按上之字疑宅字之誤宅卽他字也故尹注曰兼能正他國者王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越謹按伐乃代字之誤上文化人易代宋本代誤作伐卽其例也管子原文本作世不謂貪言一世之人

不以爲貪也唐人避諱改世爲代因又誤爲伐耳

國在危亡而能壽者

越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能壽猶能保也晏子春秋雜下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亦猶保三族也說文土部壻保也古壽字作壽與壻字竝從壽聲故義亦得通矣

繼最一世

越謹按繼乃彊字之誤草書糸旁與弓旁相似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耳下文云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宋本作彊最一代代卽世也然則此云彊

最一世彼云疆最一代兩文正同此疆字誤為繼彼
代字誤為伐而兩不可通矣

因其大國之重

樾謹按其字衍文下文因疆國之權因重國之形竝
無其字

霸王不在成曲

樾謹按尹注曰在於全大體然成曲之義殊有未安
曲疑典字之譌霸王不在成典言圖霸王者不必拘
守成法也曲與典形近而誤國語周語瞽獻曲注曰
曲樂曲也宋明道二年槩本如此今本曲皆作典是

其例矣

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

樾謹按齊讀為濟詩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
也周易雜卦傳既濟定也定亦止也天下之兵可濟
謂天下之兵可止也上文云疆國之兵可圍也圍亦
有上義

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

問

樾謹按行此道也乃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注以則
眾不亂行此道也作一句讀大謬王氏讀書雜志已
辨正矣尹解舉知人急為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亦

不然牧民篇地辟舉則民留處尹彼注曰舉盡也此舉字義與彼同舉知人急者盡知人急難之事也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樾謹按離讀爲儷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鄭注曰離讀如儷偶之儷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樾謹按尹注曰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然身任士職以家臣自代疑無是理卽有之亦私事無從核其數也士蓋

出字之譌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隸書出字或似士如費之爲賣敷之爲敖皆是故古書士出二字往往相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詳言之

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

樾謹按尹注曰旣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此釋率字未得其義小匡篇曰十邑爲率十率爲鄉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曰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率子弟蓋當時有此名尹氏不達以謂由國子弟率之使然非其義矣國子弟與

率子弟文正相對

冗國所開口而倉者幾何人

樾謹按冗乃問字之誤與上下文一律尹注不釋冗

字則所見本未誤也

是其事

樾謹按是猶視也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

倅注曰是蓋當為視即其證也上云視其色此云是

其事文異而義同尹注謂是正其事失之

邊信傷德

樾謹按尹注曰邊人失信故傷德也然邊人失信不

得謂之邊信於義殊不可通邊當讀為籥即今篴字

也玉篇竹部籥篴也然說文無篴字籥即篴也籥信

者小信也小信傷德正與上文小利害信小怨傷義

一律尚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

然則小信謂之籥信猶小德謂之蔑德矣顧命篇敷

重蔑席孫氏星衍疏曰蔑俗從竹當為蔑即籥段音

字據此知籥為正字蔑為段字籥為俗字管子之籥

信與尚書之篴德文異而義同矣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

功成

懋謹按云字陳字皆絕句下而萬物化言天氣下行而萬物自化也下而萬功成言君道下行而萬功自成也王氏引之謂云卽運字得之謂上句下字涉下句而衍則非也兩句一律不得參差由失其句讀故耳

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

懋謹按妾人聞之當作妾聞之先人侈靡篇作吾聞之先人是其證

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

懋謹按尹注曰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此注

於義未安矍疑獲字之誤隸書獲字或作獲見祝睦碑又或作獲見靈臺碑其左旁皆與矍相似缺其右旁因誤爲矍矣請者問也儀禮士昏禮聘禮鄭注竝曰請猶問也君請者君問也君請獲已乎言君有所問不得已而爲此對也下文將歷言鮑叔牙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東郭有狗嗶嗶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

懋謹按王氏引之據宋本朱本注中猥字作枷訂正文猥字爲枷字之誤又云枷者遯之段字引說文遯互令不得行以說其義竝勝舊解惟讀我字絕句則

猶未爲得也此當以旦暮欲齧爲句我枷而不使也
爲句我者管仲自我也

用日維夢

參患

樾謹按尹注曰用吉日襲吉夢此不然也雖武王伐
商有筮襲於夢之說然亦偶然之事豈用兵者必以
夢爲主乎今按夢覺字依說文本作寤非此夢字夢
隸夕部與夜篆相次其說解曰不明也然則夢之本
義爲夜不明故此以夢與日對用日維夢謂將於其
日有事必先於其夜預爲之計是所以用日者在夢
故曰用日維夢也因經傳夢字皆寤之段借而無用

其本義者故於此文莫得其解耳

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

君臣上

樾謹按修與從二義不倫修乃循字之誤下文云下
之事上也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正作循義從令
可證此文修字之誤

上下相希

樾謹按希讀爲晞說文目部晞望也上下相晞謂上
下相望也故下句曰若望參表

其誠也以守戰

樾謹按誠當爲成言人嗇夫教成之後可用以守戰

也涉上文賞在信誠句而誤爲誠耳然誠與成古亦通用

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上云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此云法制有常則民散而上合兩文正相對散者散其朋黨也昔文王厲政於臧丈人而列士散植壞羣見莊子田子方篇此所謂民散卽散植壞羣之義後人不達其旨而妄增不字非管子原文也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

樾謹按奉乃救字之誤上云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此云奔走而救其敗事不可勝救也兩文相對今誤作奉其敗事不特義不可通且與不可勝救句亦不合矣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樾謹按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卽承此文立身正德而言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

樾謹按尹注曰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其說甚迂且如此則君食婦人之意非婦人食君之意

矣會當讀爲餽周易豐彖詞月盈則會釋文曰會或
作餽是古字會與餽通說文虫部餽敗創也婦人能
餽其意者婦人能敗其意也正與下文國無常法則
大臣敢侵其勢文義一律下篇云便辟不能會其意
義亦同此

是故歲一言者君也

樾謹按周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司農注曰言言
問其不如灋度者此言字與彼同義歲一言者謂每
歲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也下文云時省者相也月
稽者官也言問亦有省察稽考之意尹注曰謂正歲

之朝布之縣象是未解問字也

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
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
至若量能而授官

樾謹按兩若字竝當訓乃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國
語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
乃也此文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
量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周官典婦功職曰凡授嬪婦
功司儀職曰登再拜授幣鄭注竝云授當爲受是古
授受得通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謂量能而受

官矣

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

君臣下

樾謹按功當作貢說文具部貢獻功也貢能於上猶上文言歸親於上也周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曰貢苟作功是功貢相通之證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

樾謹按尹注曰讓猶距也然此以治斧鉞治軒冕者言非以受之者言尹解讓字殆非其義讓當讀為攘禮記曲禮篇左右攘辟鄭注曰攘古讓字是攘讓古字通也此文兩讓字並當為攘竊之攘不敢讓刑不

敢讓賞謂不敢攘竊刑賞之權也

穆君之色

樾謹按續漢祭祀志注引決疑要注曰穆順也穆君之色即順君之色下句曰從其欲從亦順也尹訓穆為悅未得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

樾謹按偏者車數卒者人數成七年左傳杜注引司馬法曰百人為卒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是也有偏卒之大夫蓋謂大夫之家有車徒者耳尹注未得

此先王所以明德爾茲昭公威私也

懋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者滅也劉氏績謂是戒字之誤非是

若稽之以眾風若任以社稷之任

懋謹按兩若字並當訓乃說詳上篇此承上文而言既稱德度功勸其所能乃稽之以眾風乃任以社稷之任也眾風者眾人之風諸尹解非是

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

小稱

懋謹按尹注斷去惡充三字爲一句解口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此說殊未安去惡充以求美名七

字爲句惡充美名相對成文詩山有扶蘇篇毛傳子充良人也正義曰充者實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不肖者之充淮南子主術篇此皆有充於內高誘注並訓充爲實然則惡充者惡實也正與美名相對求乃來字之誤上文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字正作來可證也去來亦相對成文去惡充以來美名謂自我而去者爲惡實自人而來者爲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又可得乎上文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此皆惡之實也尹氏不知充有實義故失其解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

樾謹按身上衍之字蓋涉上文澤之身去之身審行之身審去之身四句而行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兩文相對今作之身者於義難通尹注曲爲之說非是

酒食則慈

四稱

樾謹按酒食則慈謂有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也或疑其當作辭非是

見賢若貨

樾謹按此本作見貴若貨與下句見賤若過相對成義謂見貴者則趨之若貨財然見賤者則若行者之

相過不相顧也因涉上句以攻賢者句而誤貴爲賢尹注曲爲之說非是

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唯趣人詔

樾謹按鬪一作通詔一作訟竝當從之不友善士故讒賊與通不彌人爭故唯趣人訟四句之義皆上下相承而通與訟又韵也今作鬪詔則失其韵矣訟之與詔以形似而誤鬪字則因注文而躡入者尹注云其見人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此自解不彌人爭之意鬪即爭也豈正文有鬪字乎

遷損善士

三三
三
懋謹按尹注曰善士則遷改而損弃之疑正文及注文損字均捐字之誤惟是捐字故尹氏以弃字足成其義耳宐訂正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侈靡
懋謹按應良天子義不可通良疑即養之壞字應之言承也爾雅釋樂小者謂之應釋文引李巡注曰小者聲音相承故曰應應承也說文手部承奉也然則應養猶奉養也言耕以自養而以其餘奉養天子也養字闕其上半而誤爲良尹氏曲爲之說曰有時有賦曰良謬矣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
懋謹按尹注曰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如注義則當云今周公之法於文方足不得但云今周公也疑周公二字乃用法二字之誤法字奪水旁止存太字與公相倍因誤爲公後人因用公二字無諠妄加口於用下而爲周字耳尹氏作注時文尙未誤故曰今用法謂時所用法也後人據已誤之正文而改注文遂并注義而不可通矣
而死民不服
懋謹按此本作而民死不服言民至死不服也民死

二字傳寫誤倒尹注遂斷而死二字爲句失之矣
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
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謫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
流水使人思之

樾謹按動人心之悲當作動人心以悲與下文動人
意以怨一律古以而字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動人心以悲猶云動人心而悲也動人意以怨猶
云動人意而怨也今作之悲則不詞矣蓋涉上句有
之字而誤耳藹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藹然若夏雲之
靜與上秋雲句一律惟雲不能及人之體尹注增成

其義口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此曲說也疑
管子原文本作藹然若夏雲之靜動人意以怨與上
文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
之體當在鵬然若謫之靜下鵬然句不可解疑當作
寫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成文山字與篆
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之靜句而衍靜字
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旁作謫耳鵬字
字書所無乃寫字之誤因其字從穴從鳥篆文穴字
與隸書肉字相似傳寫者誤從肉後人因從肉之字
皆在左旁作月因變而爲鵬矣墨子備城門篇有贖

字卽竇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墨子可以爲證乃及人之體乃字衍文卽及字之誤而複者也及讀爲岌文選羽獵賦天動地岌注引韋昭曰岌動貌寫然若高山岌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管子此文最舛謫難讀今考正之如此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樾謹按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乃所字之誤隸書所字作所與府相似而誤管子原文本云薄德之君之所囊也故尹注止解囊字也

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

樾謹按尹注解易卿句曰黜不肖立仁賢解易事句曰去故而取新皆非管子之意也管子蓋謂鄰國之君俱賢則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卿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卿而移易事而化皆謂變而不善使我有可乘之機也故下文曰變而足以成名尹注失之

故日月之明

樾謹按故疑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

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卽其例也放日月之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

樾謹按上長字衍文下長字當訓爲上呂氏春秋貴公篇用管子而爲五伯長勿躬篇雖不知可以爲長高注竝曰長上也此文當以吾君來獵爲句君長虎豹之皮爲句君長虎豹之皮者君上虎豹之皮也與下文上金玉幣上甲兵文異而義同尹注曰君好虎豹皮故來獵則其所據本尙未衍上長字若如今本則君長二字連文君長虎豹之皮文義未明尹何以

云君好虎豹皮乎注文好字正釋長字之義長卽上也上之是好之也後人不達誤以君長連讀遂於上句亦增長字而文義失矣

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樾謹按百乃自字之誤言自振作而食非獨自爲也兩自字正相應因涉上句百姓字而誤自爲百文不可通

有雜禮我而居之

樾謹按有當爲肴我當爲義竝壞字也肴讀爲殺說文殳部殺相雜錯也漢書食貨志殺雜爲巧亦以殺

雜連文

強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強以
樂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
鄰

樾謹按國亡之鄰當依注作亡國之鄰與下文成國
之法正相對成文然則此七句者非美事也而尹注
皆失之今爲釋其義曰強而可使服事者言下不順
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辯以辯辭者下辯字
當讀爲變禮記禮運篇大夫外宗廟謂之變鄭注曰
變當爲辯是其例也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以

招請者請讀爲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注
曰請當爲情是其例也國語周語曰而好盡言以招
人過此招字義與彼同言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
廉以標人者標讀爲剽後漢書崔寔傳剽賣田宅李
賢注曰剽一作標是其例也說文刀部剽斫刺也廉
而剽人言恃其廉而傷人也堅強以樂六者尹注曰
君能堅意強力以樂上之六者然上文竝無六者注
說非也六乃下字之誤草書相似故也國語周語曰
樂人不義韋注曰樂陵也堅強以樂下言堅強以陵
下也廣其德以輕上位者位字當屬下讀廣其德以

輕上與堅強以棄下正相對成文言廣樹其德以分
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位字
據尹注作任故云可以分其上之任是位乃任之誤
也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之
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
在使之下乃傳寫誤倒又誤任爲位而屬之上句遂
不可曉矣

好緣而好駟

樾謹按上好字乃惡字之誤尹注曰緣卽捐也怯惡
者必亂故弃之是其所據本正作惡緣惟尹解此句

未得其義緣之言循也廣雅釋詁曰緣循也莊子列
禦寇篇注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然則緣與駟義正
相反惡緣而好駟謂惡因循而好壯健也

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

樾謹按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字之下閉字乃門
字之誤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子原文本
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
言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筭皆舉此
文而釋之也因傳寫奪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
字屬下緣地之利者爲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

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其二字也
奈其肆辱

樾謹按辱字當屬下知神次者爲一句乃覆舉上文而釋之也奈其肆三字竝衍文卽下文執其肆之誤而衍者執字闕壞止存左旁之卒因誤爲奈矣尹曲爲之說非是

若是者必從是齧亡乎

樾謹按尹注曰齧卽鼻字也洪氏筠軒曰齧疑卷字之譌王氏讀書雜誌從之謂尹注亦似作卷字解其實非也此字實備之古文說文備相敗也從人齧省

聲管子疑木作齧亦從人從齧省而止省去中間一回猶齧字從鳥齧省聲與備字同而籀文作齧止省去中間一回也備之義爲相敗故以備亡連文猶言敗亡也字誤作齧於是其字義俱失矣

大王不恃眾而自恃

樾謹按尹注以大王直父爲說非也古之賢王多矣何獨舉一直父乎大王蓋泛言古之王者曰大者尊大之之辭猶言盛王也說詳羣經平議禮記

賤寡而好大

樾謹按法法篇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尹

彼注曰大猶眾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眾
謂不問是非曲直但以眾寡為斷也尹此注非
先後功器事之治

樾謹按事字衍文也尹注曰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
定其先後之差也是其所據本無事字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

樾謹按掌當為黨字之誤也祭禮有賓主故有賓黨
主黨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

無使其內使其外

樾謹按此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毋

使其大一律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
其事

樾謹按如以予人財者如以予人食者當作如以財
予人者如以食予人者不如無奪時當作不如無奪
其時

親戚之愛性也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亦曰親戚韓詩列傳會
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是也親戚之愛性也正見
人子之於父母其愛出於天性與君臣之以義相屬

者不同也尹注非
人死則易云生則難合也

樾謹按說文雨部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雲回轉形
是云字本象回轉之形故有旋繞之義詩正月篇昏
姻孔云毛傳曰云旋也鄭箋曰云猶友也蓋旋繞卽
有相親之義故得訓友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有與友
通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
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卽相親有也襄二十九
年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猶言其誰親之也此以易
云難合相對爲文易云者易親也古人族葬故有死

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
士云矣言士親之也尹注以爲可言非是

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尹注曰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
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是三者並
列不當有之字

視之亦變

樾謹按亦乃天字之誤亦古作大與天字相似又涉
上句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因而致誤視之天變與下
句觀之風氣兩句一律尹注非

古之祭者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熿有時而焜有時而胸
樾謹按此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
如此卽上文所謂視之天變觀之風氣也星者詩定
之方中篇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晴也次句星
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熿熿者禮記樂記篇天
地訢合鄭注曰訢讀爲熿熿猶蒸也正義曰言天地
氣之蒸動猶若人之喜也熿熿一字耳焜字他無所
見疑亦以氣言胸者响字之誤說文日部响日出溫
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樾謹按應字若字皆衍文也尹解上句曰鼠憂也凡
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不釋應字之
義則上句無應字也應卽廣字之誤而複者耳尹解
下句曰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也以花落連文
卽正文華落字也然則華落兩字之間不當有若字
因注言若花落遂誤羸入正文耳管子原文本作鼠
廣之實句陰陽之數也華落之名句祭之號也雖其
義不盡可通而其文猶可考也華落對文鼠廣疑亦
對文漢書五行志曰鼠盜竊小蟲意者以鼠喻小故
與廣對歟

諸子平議卷二

諸子曰其意亦小是謂小姑
不盡何而而其文亦百其出華若機文是謂機亦
亂之實也則機之機也華若之名也祭之機也其
因言言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唯江文華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不曰曰言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其謂之曰無機字也然則謂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此皆若之若人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其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諸子平議卷四

德清俞樾

管子四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心術上

樾謹按此不當有故曰二字涉下解而行

掃除不潔神乃畱處

樾謹按宋本作神不畱處當從之下解曰不潔則神

不處是其證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樾謹按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

其處也尹注謂不知其處而得之是其所據本未衍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樾謹按伐乃貸字之誤貸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代因
誤爲伐矣據下解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
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
不伐是不貸之誤明矣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鄭注
曰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爲過差周易豫彖傳曰天
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同日月
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
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且言天地者當美其不

差貸不當言不伐天地之大誰能伐之乎於義求之
既不可通貸字與上文色字則字爲韻今誤作伐則
於韻求之又不合矣是不可不正也
以無爲之謂道

樾謹按以衍字尹注曰無爲自然者道也是無以字
法者所以同出

樾謹按尹注曰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如其說當
曰與禮同出乃曰所以同出義不可通矣出疑世字
之誤世隸書或作世故與出相似而誤也所以同世
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下文曰故殺僇禁誅以一之

也卽所以同世之義

莫人言至也

樾謹按此云莫人句言至也下云不宜句言應也又云不顧句言因也皆釋上文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之義不宜卽不義也然則莫人乃直人之誤疑管子原文本作直人言正也蓋以正釋直禮記曲禮篇直而勿有郊特牲篇直祭祀於主鄭注茲曰直正也以正釋直乃古義也直與莫正與至皆以形近而誤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樾謹按非吾所顧當作非吾所取此與上文應也者非吾所設相對成文據下文云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又云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竝以所設所取對言故知此文亦當作所取也廣雅釋詁取爲也尹氏作注時文尙未誤故釋其義曰非吾所爲故無顧以爲訓取正本廣雅義或據尹注謂正文亦當作爲則是尹氏空舉正文無所訓詁無爲貴注矣

闕其門

樾謹按據上文是開其門此誤開爲闕

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

樾謹按古爲僞字通禮記月令篇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其證也此言變化則僞生僞生則亂而尹氏以本字讀之曰謂有爲於營生失之

慕選者所以等事也

心術下

樾謹按慕乃纂字之誤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是選有齊義韓詩作舞則纂兮蓋選與纂聲近而義通此云纂選者所以等事也正以纂選之義並爲齊也賈子等齊篇

曰撰然齊等是其義也纂與慕字形相似因而致誤尹注曰或占慕之或選擇之失其義矣

金心在中不可匿

樾謹按尹注曰金之爲物彌精心之爲用彌明故比心於金此說迂曲誠不可從劉氏績謂當依內業篇作全今按內業篇全心中不可蔽匿此劉所據也又曰心全於中形全於外則所謂全心者或卽心全之說然心全於中文義俱安全心中則有未安矣內業篇又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金心全心皆正心之誤正誤爲全全又誤爲金耳正心者誠心也論

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鄭注曰魯讀正爲誠是正與誠古得通用誠心在中則自不可得匿矣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

懋謹按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此承上文正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而言正心者誠心也言明王誠心以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誠心以惡天下故天下可離也下云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

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正見愛惡之在於心耳若但云明王之愛天下暴王之惡天下安見其愛不以貨惡不以刑乎又按貨字乃賞字之誤賞與刑相對爲文今作貨則不倫矣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出者而不傷人人者自傷也

白心

懋謹按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奪傷字入卽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也注中有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

故曰有中有中

越謹按此本作不中有中故尹注曰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今誤作有中有中義不可通孰能已無已乎

越謹按已無已猶云我喪我也尹注曰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已乎此乃說其義如此王氏念孫謂已無已當作忘已非是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

越謹按王氏讀書雜誌曰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後適句觸有解句不可解而後解句言事之有適也

必無適而后適觸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其說誠是然必改參差之文法以爲整齊轉非古書之舊矣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管子書君臣上篇若任之以事若量能而授官下篇若稽之以眾風若任以社稷之臣諸若字竝猶乃也此文若有適亦當訓爲乃有適言事有適而無適乃爲有適觸必解其不可解而後能解也如此則從舊讀義自可通無庸增改爲善乎毋提提

越謹按提當讀爲湜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從水是聲詩曰湜湜其止爲善毋湜湜者即老子知其白

守其黑之意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以湜
湜爲戒湜與提並從是聲古音相同得相通用尹注
曰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是誤以本字讀之淮南子說
林篇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提提與的的並言其義可
見高注曰提提安也亦失之矣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
樾謹按筴字義不可通當讀爲慙說文心部慙快也
廣雅釋詁慙可也不以萬物爲慙正與不以天下爲
憂相對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筴慙竝從夾得聲
故段用之耳

知苟適可爲天下周

樾謹按周字無義疑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
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君古文與周相似而誤
君親六合以考內身

樾謹按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證尹注曰
遍六合之種一考之於身蓋以遍釋周是其所據
本未誤也惟親字無義尹亦無注或視字之誤周視
六合其義甚明故尹注不及耳

無遷無衍

樾謹按尹注曰無遷移無寬衍然遷移與寬衍兩意

不倫恐非也衍當讀爲延周官大祝二曰衍祭鄭注
曰衍字當爲延又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注曰衍讀
爲延詩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
延盈升是衍延古通用也遷延乃疊韻字古有此語
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無遷無延
猶曰無遷延耳不當分爲二義

水地

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
樾謹按淡字義不可通尹注曰能濟諸生以適中故
曰淡亦未知淡字作何解也淡疑本作澹淮南子原
道篇富澹天下而不既齊俗篇智伯有三晉而欲不

澹高注竝曰澹足也又主術篇求寡而易澹注曰澹
給也蓋贍足之贍說文無之古人書贍字每作澹漢
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字皆作澹
師古注竝云澹古贍字是其證也水兼利萬物諸有
生之物皆于水取給故云諸生之澹正合古人澹字
從水之義而後人又以澹淡爲一字文選潘安仁金
谷集詩綠池泛淡淡注引東京賦淥水澹澹云澹與
淡同於是諸生之澹改爲諸生之淡而其義始晦矣
違非得失之質也

樾謹按違當讀作躋隱十一年左傳犯五不躋杜注

曰躓是也躓非猶曰是非正與得失一律
萬物莫不盡其幾

樾謹按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曰幾期也萬物莫
不盡其幾言無不盡其期也猶云終其天年耳尹注
非

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

樾謹按淑當作淑湫當作嗽竝以聲音說文口部嗽
嘆也嗽小兒聲也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螭與慶忌

樾謹按生字衍文也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見者螭

與慶忌無生字可證

涸川之精者生於螭

樾謹按於字衍文王氏讀書雜誌已訂正矣惟此文
尙有可疑上文云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
者生慶忌是則當有生字者也若此文言涸川之精
者則卽是螭矣何得妄言生乎據太平御覽妖異部
法苑珠林六道篇引此文川下竝有水字疑管子原
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螭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
誤若此文已云涸川之精者生螭而下文又云此涸
川水之精也則於文義複矣知非管子原文也

秦之水泔取而稽淤滯而雜

樾謹按尹注曰最絕也稽停畱也謂秦之水絕甘而味停畱蓋尹所據本作甘最而稽故其說如此然義實未安當以今本爲長說文水部周謂潘曰泔潘浙米汁也口部取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此二句之義蓋謂泔汁會聚而停畱淤泥沉滯而混雜也尹據誤本爲說非是宋本取作最則依尹注爲文耳未足據也

齊晉之水枯旱而運

樾謹按齊與晉聲相近周易釋文曰晉孟本作齊是

也管子原文本作晉之水聲誤爲齊校者妄注晉字傳寫并入正文遂作齊晉之水矣尹注謂是齊之西而晉之東此曲說也王氏雜志謂涉上文而誤夫上文有齊之水楚之水越之水秦之水何獨誤作齊乎是猶未明其致誤之由也又按運字無義乃渾之段字惟其枯旱是以渾濁故曰枯旱而渾也

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四時

樾謹按使不能爲惛惛下有闕文據上文使能之謂明聽信之爲聖則此文當有聽不信爲忘六字忘讀爲芒莊子齊物論篇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釋文曰芒

昧也蓋與惛同義七臣七主篇有芒主
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為人上者驕

樾謹按直當為惠乃壞字也惠古德字言為下者自
以為德也九變篇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者蓋有數焉注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
上此文惠字義與彼同因字誤為直尹氏即以肆直
釋之誤矣

星者掌發為風

樾謹按此本作星掌發發為風與下文日掌賞賞為
暑歲掌和為雨辰掌收收為陰月掌罰罰為寒文

法一律今衍者字奪發字

除急漏田廬

樾謹按除急二字衍文也尹注曰田中之廬欲漏之
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之義是尹所據本
無此二字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樾謹按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云所求必得
所惡必伏亦兩句一律是其證

鬪譯踞

樾謹按此三字之義為不可曉據尹注曰譯傳言語

相疾忌爲鬪訟者是其所據本作譚忌鬪因傳寫奪
鬪字誤補之譚字之上而忌字又從足作蹠此是所
傳之異非尹本之舊也然尹說亦不可通上文曰禁
博塞圍小辯上一字皆禁止之意下二字皆實指其
事此文疑亦當同忌鬪連文雖未詳其義然譯必罽
之段字說文卒部罽司視也從橫目從卒令吏將目
捕罪人也然則罽有捕治之義禁圍之不止從而捕
治之亦事之相因者矣

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

五行

樾謹按六多之義未詳尹氏曲爲之說殆非也街字

義亦難明劉氏續曰街猶通也然則街當作衙字之
誤也說文行部衙通街也衙之訓通正得其義而其
誤爲街亦有由矣字亦作迴玉篇迴通達也淮南子
要略篇通迴造化之母上德篇德迴乎天地王氏念
孫讀書雜志謂迴字竝迴字之誤是也卽可以說衙
天地之義矣

修概水上以待乎天革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上當作土然此與下文治祀之
下以觀地位相對爲文則上字不誤也其義未詳
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

樾謹按土師當作工師此官在唐虞爲共工在周官爲司空司空卽司工空者工之段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冬官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然與經義違矣故不可不辨

睹甲子水行御

樾謹按睹字義不可通疑當爲都都古字作都因誤爲覩後人遂書作睹耳爾雅釋詁曰都於也都甲子水行御言於甲子之日水行御也下文睹丙子火行

御睹戊子土行御睹庚子金行御睹壬子水行御諸

睹字竝當作都

不誅不貞

樾謹按貞乃賞字之誤上文於春日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於夏日發臧任君賜賞是皆有賞也下文於秋日命左右司馬行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於冬日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是皆有誅也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古制如此至戊子土行御則不誅不賞但務農事而已故

不誅不賞農事爲敬賞字闕壞遂誤爲貞尹注從而爲之辭斯曲說矣

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

越謹按發字涉上句而衍據尹注無

不釋巨少而殺之

越謹按釋乃擇字之誤

君危不殺太子危

越謹按殺當爲發聲之誤也釋名釋用器曰鏃殺也釋名一書皆以聲取義鏃從發聲而訓爲殺是殺與發聲近詩噫嘻篇駿發爾私毛傳曰發伐也廣雅釋

詁曰伐殺也發訓伐而伐訓殺然則殺之與發義亦得通矣君危自爲句不發又自爲句上文曰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順草木也此文承上而言故曰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發太子危家人夫人死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

殺尹注遂誤以君危不殺四字爲句解曰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此曲說不可從下文曰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君危爲一事臣死爲一事然則此文亦當以君危爲一事太子危爲一事非君危不見殺而後太子乃危也

動靜者比於外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距動詘者比於避勢

樾謹按四動字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兩重字義同蓋靜作信詘各有所宜偏重

之則非矣尹注皆迂曲未合

未得天極則隱於德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故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廣雅釋器曰衣隱也是依隱義同也此云隱於德猶云依於德禮記少儀篇曰士依於德是其義矣尹注謂隱而修德失之

形於女色

樾謹按此女字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耳蓋旣裕德無求則其安徐正靜必有見於顏色者故云然尹注讀如本字以爲女之容色失之

秉時養人

樾謹按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秉時養人者順時養人也尹注曰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訓秉為持未得其義

萬物崇一止

樾謹按崇讀為宗尚書牧誓篇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崇作宗是古字通也廣雅釋詁宗本也萬物宗一言萬物本乎一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刑以弊之毋失民命

樾謹按刑以弊之當作弊之以口其口方與下文令

之以終其欲遏之以絕其志意養之以化其惡明之以察其生文法一律因弊之下奪四字遂據上文於弊之上加刑以二字非其舊矣
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樾謹按致刑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為句其民屬下讀言上能致其刑政德道故其民如此也蔽字與聽靜爭不協韻蔽蓋敬字之誤爾雅釋詁庸勞也釋訓庸庸勞也是庸之義為勞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敬矣尹據誤本作注又誤讀致刑其民為句遂以

庸心以蔽爲就上之人言解曰不用心以斷則濫及
不辜乃其解下文和平以靜付而不爭又就民言何
也夫四句一律下二句旣以民言則上二句亦以民
言故知其民二字必屬下讀不屬上讀也付而不爭
當作附而不爭古字通用尙書梓材篇皇天旣付中
國民釋文曰付馬本作附周官小司寇職附刑罰鄭
注曰故書附作付竝其證也附而不爭謂民親附而
不爭尹注曰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爭未達段借之
旨

出令時當曰政

樾謹按尹注曰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疑正文及注均
有誤正文當曰出令當時曰政注文當曰令當於時
政之謂也竝傳寫者到之正之與政則古通用字耳
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樾謹按尹注曰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
是尹所據本作正衡靜一今作一靜誤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

樾謹按上云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
乎此承上文而言當作能服信此謂正紀能日新此
謂行理上句政字涉上文臨政官民而衍下句服字

卽涉上句能服信而行

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

任法

樾謹按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是事與勞義通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獲鄭注曰勞猶事也然則事亦猶勞也不事心者不勞心也至動字亦無意疑勤字之誤不事心不勞意不勤力三句一意

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樾謹按遇讀爲愚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是遇與愚通愚其主者自以爲知而以其主爲

愚也尹注訓遇爲待則失其義

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

樾謹按此本作有國者國法不一則不祥有國者三字總冒下五句國法不一則不祥與下民不道法則不祥一律因寫者奪有國者三字而誤補之則字之下則與下文句法不一律矣國法不一句又誤疊法字尹注遂斷國法二字爲句解曰有國者有法也增益以成其義足知其非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樾謹按上下文凡四言不祥則此亦當作不祥傳寫

奪不字耳立法固所以典民然成法具在必更易之則不祥矣尹所據本奪不字故失其解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樾謹按尹注曰法敝則當變故不恒此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通上文曰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此乃云法不可恒則非置法不變之謂矣其不可通一也既云法不可恒而下文乃曰故明王之所恒者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則又非法不可恒之謂矣其不可通二也反覆推求三恒

字皆慎字之誤法者不可恒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慎也故其下即曰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乃申明不可不慎之意禁藏篇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慎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慎誤爲恒而又奪不字遂失其義矣明王之所恒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慎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恒也當作此二者主之所慎也慎字右旁之真隸書作真闕壞而爲亘故慎誤爲恒矣夫兩言所慎文義甚明若作所恒便爲無義其誤顯然所宜訂正

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

樾謹按尹解諶杵曰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諶以毀君法此說殊為迂曲始非也諶杵疑當作諶斟乃屢韻字後漢書馮衍傳意斟堪而不憺兮李賢注曰斟堪猶遲疑也此作諶斟者諶與堪同杵乃斟字之誤古書斟字或作卣故斟鄩亦作卣鄩見玉篇土部又或作卣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管子原文疑本作卣因誤為杵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與俗雙聲故義亦得通諶斟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

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人皆能出其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卿相不得翦其私

樾謹按上云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讀為濟聲之誤也爾雅釋言翦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為劑刀是齊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誤耳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樾謹按失君當作人君涉上文失君則不然而誤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畱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

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明法

越謹按令求不出據後解作令本不出然則下情求不上通亦當作下情本不上通後解奪本字遂并此文而無從是正矣尹注曰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兩求字亦本字之誤

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越謹按是下奪故字後解作比周以相為隱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可證也尹注誤讀是字絕句劉氏已訂正矣惟匿字亦當從後解作隱言比周而為姦

隱也匿隱古字通洪範五行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側匿漢書孔光傳作側隱

不一圖國

越謹按當從後解作不一圖其國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正世

越謹按尹注曰倪傲也則墮當讀為惰惰與傲義相近輕重戊篇歸市亦惰倪是其證

不繁厝

越謹按匿亦當為隱說見上篇下文曰法禁不立則姦邪繁繁隱即姦邪繁也

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

越謹按合於傷民者足於傷民也合與給通給足也故合亦有足義論語子路篇始有曰苟合矣言苟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言足於王也說詳羣經平議

治莫貴於得齊

越謹按水經濟水注引春秋說題辭曰齊度也周官亨人以給水火之齊鄭注曰齊多少之量又酒正辨五齊之名注曰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是齊有度量之義治莫貴於得齊謂得其度量也史記孝

武紀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此齊字讀當與彼同尹注非是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四



諸子平議卷五

德清俞樾

管子五

謀乎莫聞其音 內業

樾謹按謀乎乃形況之辭與下文卒乎冥冥乎淫淫乎一律尹注曰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此大誤也謀即禮記玉藻篇瞿梅梅之梅正義曰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正與莫聞其音之義合梅或體作媒與謀並從某聲故得通用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釋文引李注曰媒媒晦貌謀與媒亦同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懃謹按下飽字疑飢字之誤上文曰飢則廣思尹注曰飢而廣思則忘其飢然則飢不廣思其飢益甚矣故曰飢而不廢言飢不止也尹注曰廢止也是其義也今作飽而不廢義不可通蓋後人不達其旨而臆改耳

是謂雲氣

懃謹按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疑此文雲氣亦靈氣之誤隸書靈字或作靈見王稚子闕與雲相似故誤爲雲耳尹注曰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此其所據

本已誤故曲爲之說

不可爲數

懃謹按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

守戰遠見有患

懃謹按尹注曰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尹氏蓋以遠見有患連讀而解爲預見其患甚爲不辭遠見卽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

知此兵之三闇也卽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卽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卽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卽知也而憂之以德

樾謹按說文夂部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息之段字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

樾謹按若乃君字之誤王氏引之已訂正矣至尹氏

謂此句蒙除字爲文解曰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果如此則祝臆已疵之言未始不善公何爲不說乎蓋一除一與自是兩事除者祝去之與者求與之也多虛而少實謂致力者少而收功者多下文曰又與君之若賢亦是此意祝之意以爲不賢固不可然必實賢則勞矣故以若賢爲祝也此二句正所謂婦寺之忠桓公怒而將誅之是可以責難矣管仲是以知其可霸也

中有卷城

樾謹按卷當讀爲圈大元交次六大圈闕闕小圈交

之范望注曰圈國也是圈有國邑之義故與城並言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

樾謹按冠下本有冕字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
冕是其證也今本奪冕字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開
元占經諸書所引並作冠冠則又因奪冕字而誤補
冠字

右袪衣

樾謹按說苑作左袪衣是也說詳後

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樾謹按水而及冠是滅頂矣又何涉乎說苑作從左

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疑此文冠字亦當作踝以
聲近而誤也左至踝右至膝是左淺而右深也自踝
誤作冠則爲左深而右淺遂改上文之左袪衣爲右
袪衣左方涉爲右方涉皆非管子之原文矣

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

國多

樾謹按尹注曰干江邊地亂毀齒也戰功曰多言於
干戰國子功多也此注於干字未得其義干當作邗
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
吳蓋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卽其

地矣此文吳干戰吳干乃兩國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為干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干國中戰功為最也尹氏不知干為國名誤解為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其解為干國多句更文不成義矣皆要審則法令固 七臣七主

樾謹按尹解皆要為事皆得要殆非也下句曰賞罰必則下服度皆要與賞罰相對為文若從尹解則不倫矣皆當作比大戴記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戰國秦策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韓子初見秦篇比作皆並其例矣周官小司徒職及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大比之簿籍審則法令固矣管子多本周制於此可見

不辭則國失勢

樾謹按辭乃悟之段字言不覺悟則國勢必失也上文曰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然則過主能早自覺悟或尚可為不悟則已矣下文凡言不辭者其義竝同尹注謂辭古伍字謂偶合也非是

四鄰不計

榘謹按此本作四隳不計故尹注曰四鄰與己爲隳不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己爲隳正解四隳之義今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下文曰故上昏則隳不計文與此同彼奪四字耳

瑤臺玉舖不足處

榘謹按尹注曰玉舖猶玉食然云不足處則當是居處之事舖疑圃之段字舖與圃竝從甫聲故得通耳玉圃猶瑤圃也楚辭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於瑤之圃

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壤土也

榘謹按者字衍文也此以國家言故曰非無壤土若有者字則以人言不當云壤土矣下文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竝無者字故知此者字誤衍

苴多騰慕

榘謹按苴與菹同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曰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菹

斷名決

榘謹按尹注曰依名而斷決則其所據本當作名斷決故下文曰名斷言澤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禁藏

樾謹按危當讀為詭古字通用說見大匡篇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詭其命者反其命也謂反易其命也與上句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一律民之承教重於神寶

樾謹按爾雅釋詁神重也此言神寶即上言重寶因句有重字故變重言神耳尹注曰夫寶有靈故曰神寶失之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寶藏

樾謹按適猶節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

欲高注曰適猶節也情欲篇情有節古樂篇有節有侈注竝曰節適也是適節義通適車輿猶節車輿也與節宮室一律

氣情不營則耳目穀

樾謹按穀讀為慤禮記祭義篇其親也慤正義曰慤謂質慤氣情不營則耳目質慤矣尹讀如本字非菹笠以當盾櫓

樾謹按尹注曰取菹澤草以為笠然則當云草笠不當云菹笠且與上文被篔以當鎧鑄文義不倫殆非也菹者組之段字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為冕

纓然則組笠猶言纓冠正與被蓑相對成文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樾謹按功當作攻上文云耕農當攻戰此承上文而
言故曰農事習則攻戰巧矣尹注曰習農則當功戰
卽依上文爲說功亦應作攻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
攻完便利者強楊注曰攻當爲功是攻功古通用然
觀尹注則其所據本似本作攻今作功者聲近而誤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約當爲得草書相似而誤而未
及忠字之義忠當讀爲中枚氏古文尙書仲虺之誥

建中于民釋文曰中本或作忠是中忠通用也中人
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職曰掌國中失之事
鄭注曰故書中爲得呂氏春秋行論篇以中帝心高
注曰中猶得戰國策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
也竝古人謂得爲中之證得人之和正與得地之宜
一律荀子富國篇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文
義與此相近可以證成王說

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
樾謹按所以下有尊字下文云權衡者所以視重輕
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可證

而謀有功者五

樾謹按當作謀而有功者五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樾謹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古語往往如此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亦因敗而連言成正與此同王氏引之謂成當為或非是

謹其忠臣

樾謹按謹當讀為結言與其忠臣相結也結與謹一聲之轉故古或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

傳作結言而退是其證

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

入國

樾謹按疾官二字連文官古館字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疾官乃有疾者所居之館舍當時蓋特設之以居有疾之人故曰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尹注誤於疾字斷句則兩句皆不可通矣

虛心平意以待須

九守

樾謹按須本作傾與上文靜定為韻待訓為備國語周語其何以待之韋注曰待猶備也以待傾者以備傾也言虛心平意以備其傾覆也今誤作須則不特

失其韻且須卽待也於義複矣鬼谷子符言篇作虛
心平意以待傾損是其塙證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

樾謹按見乃兄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兄爲況字大匡
篇兄與我齊國之政也是其證也此言精誠可以暢
天地通神明況姦偽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
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然則況姦偽
也猶云況姦偽邪因段兄爲況又誤兄爲見而其義
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
干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鬼谷子正作循理下文修名
而督實修亦當爲循鬼谷子作循名而爲實其文雖
不同而循字不誤可據訂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

樾謹按動當作洞聲之誤也鬼谷子作是謂洞天下

姦

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

度地

樾謹按方言嗇合也廣雅釋詁縉合也稽與嗇縉竝
通稽著猶合著也文選七發中若結轆李善注引說

文曰輜車籍交革也義亦相近

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樾謹按財足猶纔足也史記孝文本紀見馬遺財足索隱曰財字與纔同漢書楊雄傳財足以奉郊廟師古注曰財讀與纔同漢書以財爲纔不可枚舉此文財足正與彼同言人數不必過多取其纔足任事而已尹注曰財謂其祿廩非是下文云給卒財足亦言給之以卒使纔足任事不必過多也注云財其糧用也亦非是

可省作者半事之

樾謹按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竝以省與多對省卽讀如少矣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補弊久去苦惡

樾謹按尹注曰其器旣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此未得其義補弊久與去苦惡相對久讀爲舊尙書無逸篇舊勞于外舊爲小人史記魯周公世家舊者作久是舊久古通用詩抑篇告爾舊止鄭箋曰舊久

也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章者注曰久舊也茲其證也此文言弊舊者補之苦惡者去之兩句文義一律若云補弊而久則不辭甚矣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榘謹按放讀爲妨禮記月令篇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卽其義

寡人惇不知四害之服奈何

榘謹按服讀爲備謂不知四害之備也戰國策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是服與備古字通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地員

榘謹按兩句傳寫誤倒其立后而手實本在五種句前總冒本篇五種無不宜自與其本宜虬菴云云相屬乃專說五施之士證以下文其誤自見矣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榘謹按一而三之爲三三而三之爲九九而三之爲二十七二十七而三之爲八十一是謂四開以合九九尹注誤

陝之芳

榘謹按芳當作旁字之誤也陝之旁與下文山之上

山之側一律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樾謹按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當從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其草如茅與走

樾謹按如茅疑卽爾雅釋草所謂茹慮茅蒐非必二草也走未詳

山之材

樾謹按材字無義疑才字之誤才誤作才因誤作材

矣才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山之才卽山之垂說文土部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義尹注曰材猶旁也正得其義但未得其字耳
其木乃格

樾謹按木無名格者格乃椴之借字爾雅釋木椴椴郭注以爲柎屬說文木部椴木可作牀几徐鍇繫傳以爲梓屬二者未詳孰是此文以格爲椴猶儀禮古文以格爲嘏蓋古音相近故得通用

有龍與斥

樾謹按尹注曰龍斥並古草名此古字殊爲無義疑

正文本作有龍古與斥注文本作龍古與斥苙草名
傳寫奪誤耳爾雅釋草紅龍古卽此草也

右執挾七

弟子職

檇謹按尹注曰七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七此說非
也古時七有二儀禮士昏禮七俎從設鄭注曰七所
以別出牲體也此一七也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甑獻
七與敦于廩饗注曰七所以七黍稷者也此一七
也說文七部七相與比敘也从反人七亦所以用比
取飯一名柶木部柶七也所以取飯是七之本義爲
取飯之七因別出牲體之具爲用略同故亦以七名

之取飯之七小而別出牲體之七大易震彖辭不爽
七鬯注詩大東篇有挾棘七傳竝云七所以載鼎實
蓋皆別出牲體之七也尹氏因亦襲用其說然管子
此文言弟子爲先生設食之禮豈必列鼎而食則所
謂七者自是取飯之七挾七蓋二物也挾讀爲挾禮
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注曰挾猶箸也然則
挾也七也正食時所必用者雖疏食菜羹不可無此
二物弟子執之正其宜矣
周還而貳唯噍之視同噍以齒
檇謹按尹注曰貳謂再益食盡曰噍齒類也謂食者

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尹氏此說於同啜以齒未得其義齒者年也長幼之次也同啜以齒以先生之齒言猶下文弟子乃食以齒相邀以弟子之齒言也蓋食盡則更益之有同盡者則以齒爲序先生亦或非一人自有長幼也各徹其餽如於賓客

榘謹按於猶爲也見王氏經傳釋詞如於賓客者如爲賓客也尹注曰賓客食畢亦自撤也正見各徹其饋與賓客同

既徹并器

榘謹按并當爲屏尚書金縢篇我乃屏璧與珪枚傳曰屏藏也既徹屏器謂既徹之後則藏其器故尹注曰并謂藏去也

先生若作乃興而辭

榘謹按先生若作者先生謙故爲之起也弟子不敢當故必辭尹注謂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此未達其旨爲弟子者豈宜以己拚未畢而止先生之作乎有墮代燭

榘謹按尹注曰燒燭者有墮卽令其次代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墮字並當作惰大戴記盛德篇無度量

則小者偷墮是墮與惰古字通

治安百姓 形勢解

樾謹按治安上當有主字主治安百姓與地生養萬物相對猶上文主牧萬民與天覆萬物相對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

樾謹按門字無義疑明字之誤禮記禮運篇故君者所明也鄭注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即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虎豹必居幽僻之地故以幽言人主必居於高明之地故以明言一幽一明正管子取譬之指也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

樾謹按詩泮水篇實始翦商毛傳云翦齊也鄭箋云斷也正義謂齊即斬斷之義此文以誠莊事斷釋濟濟即此意也可證古詩說故特表出之

度量馬力

樾謹按此本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可證此文馬力之誤

奚仲之為車器也

樾謹按車器二字不詞據下文云巧者奚仲之所以

爲器也則此文亦當作奚仲之爲器也車字蓋後人
妄加耳藝文類聚及御覽引此文竝作奚仲之爲車
蓋反以器字爲衍而刪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也
者車爲多車亦器也此文以作器爲長
備利而偷得

樾謹按備字無義疑苟字之誤苟誤作荀因誤爲備
矣禮記表記篇安肆日偷鄭注曰偷苟且也是偷與
苟同義苟利卽偷得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
之理以主矣

樾謹按不知下不當有於字乃衍文也下文云爲人
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
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不知下亦無於字可證
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樾謹按斬當讀爲鑿說文金部鑿小鑿也字亦作斲
文選海賦壘陵巒而斲鑿汪鑿與斲古字通禹鑿龍
門卽此所謂斬高矣橋讀爲橋引之橋蓋引而上行
之意斬高橋下義正相當猶言高者下之下者高之
耳
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

樾謹按能與而古字通然能戰勝攻取即然而戰勝
攻取也下文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
卒甚眾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羣書治要作然而
身死國亡此文正與彼對一作然能一作然而文異
而義同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
則窮士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
而見殘能而互用古書往往有此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
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立政九
敗解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朋黨當作多黨是也惟此數句

尚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
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
中矣今本奪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樾謹按此釋上文觀樂玩好不當專舉觀樂而釋之
疑本作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玩好者珠玉聲樂也傳
寫奪三字

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

版法解

樾謹按饒當為諂說文言部諂恚呼也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

眾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
樾謹按不親則不明句當為衍文上下文均無此意
且下文曰明教順以道之是明屬君不屬民故知此
句衍文也不教順則不鄉意下尚有闕文據下文當
曰不利則不勝任
故莫不得其職姓

樾謹按得職猶得所也漢書趙廣漢傳小民得職注
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此文以職姓連文甚為不詞
疑管子原文止作莫不得其職而佗本或有作得其
姓者姓乃性之段字言得其性也亦與得職同義而

後人誤合之遂作得其職姓耳明法解篇孤寡老弱
不失其所職所職二字亦為不詞蓋亦一本作所一
本作職而誤合之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
樾謹按撫當作樾樾即模字漢書蕭望之傳注曰樾
讀曰模是也說文木部模法也所以自樾言以學自
為模範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
樾謹按有字乃明字之誤明字之下又奪於字當云
明主者明於術數而不可欺也與下文審於法禁而

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文誼一律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越謹按羣書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此非原文也
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兩句相對成文當猶正也廣韻
正正當也正可謂之當當亦可謂之正漢書李尋傳
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注曰當謂處正其罪名素
問六節藏象論當其時則甚也注曰當謂正直之年
也是當與正同也宜通作誼周官肆師職注引鄭司
農曰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書所謂義為誼是誼者古
義字宜乃誼之省耳故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人

古通用則義宜亦通用案其當宜猶案其正義與下
句行其正理一律王氏念孫反謂當從治要本誤也
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
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

越謹按姦臣當作人臣蓋人主以無實之言誅人則
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兩云姦
臣而誤

諸子平議卷五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

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管莫注曰五口為一

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又說一律
諸子平議卷五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檄謹按羣書治要作案其正理此非原文也
引而結且行其正理兩句相對成文當謂正也廣
人引皆重貴重以求發其必發也也士支兩云發
燭蠶其發引當於人引蓋人主以無實之言精人限
事貴重而求其譽也越所聞而受其賞焉謂正直之年
人主不參劍其罪嚴以無實之言精之則發引不貽無
引其五賦一舉王乃念其又聞當發引要本籍也
古極用限義宜亦極用案其當宜辭案其五義與不

諸子平議卷六

德清俞樾

管子六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執
稷百日不執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臣乘馬
樾謹按七十日陰凍釋而執稷至百日而止則尚有
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
原本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
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
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箸鄭注曰五日為一

微十五日爲一箸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至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至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爲驚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爲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王國守始

乘馬數

樾謹按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云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

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閒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爲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也

民無糟賣子數矣

樾謹按數矣二字衍文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筭數也而衍宋本作數也此其初衍之本今作數矣則又誤也字爲矣字

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眾

樾謹按眾字義不可通疑本作補下壤之虛虛與滿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並其證也隸書虛字或作𠄎故誤爲眾耳

齊諸侯方百里

事語

樾謹按內業篇節適之齊尹注曰齊中也齊諸侯者中諸侯也謂中國之諸侯也與下文負海子相對負海則非中國矣輕重乙篇作此諸侯齊此一聲之轉猶鱗魚之爲鯨魚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樾謹按舉衍文蓋卽與字之誤而衍者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海王

樾謹按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然則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曰童牙謂幼小也吾子卽牙子

其作吾者牙吾古同聲猶騶吾之或爲騶牙矣大玄勤次三曰羈角之吾其泣呱呱義與此同集韻有牙字音牙云吳人謂赤子曰狻牙蓋卽牙字而加子旁耳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樾謹按九乃人字之誤隸書人字或作九張休岷涘銘行几過茲隸續云几卽人字是也其形與九相似又因上下文多言數故誤爲九耳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云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羸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曰正數之人若丁

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
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
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
王氏引之說與余同而誤以正字絕句讀爲征則猶未得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

樾謹按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千錢之籍爲錢三千
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
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千萬鹽筴之利得六十萬適加
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
察文義而妄如又按上文三千萬六千萬之數王氏

引之說最塙尹注皆非也說具讀書襍志今不錄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

國蓄

樾謹按方言予讎也此予字當訓爲讎讎卽售字說
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
釋文云售本作讎蓋古無售字卽以讎爲之此文言
無予卽無售也猶詩云費用不售矣下文云穀賤則
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言穀賤則以幣售食
布帛賤則以幣售衣也兩予字亦當訓讎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

樾謹按無予之義已見上矣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

半分之誤下文云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半分與什倍正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

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

樾謹按鑲宋本作饗當從之傳寫誤從金耳鍾本作種今從金旁亦誤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正作種饗糧食可證

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

樾謹按夫國者彼國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爲我危師古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此夫字義亦與同以

百乘之國視千乘萬乘之國則皆彼國耳故曰夫國之君王氏念孫謂當作大國非是

人眾田不度食若干

山國軌

樾謹按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文云終歲其食不足於人若干可證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

樾謹按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厯降之降是其證也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殺而後止故曰降而止廣雅釋詁屨減也降與屨同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

藏十一年與少半 山權數

子六

五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今按王氏此說殊不可通所守者既爲三分之一則但曰王者歲守三之一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設爲十分然後以十分之參及一分之小半迂回取數何也且果三分之一

一則是三十年而藏十年也乃不曰三十年而藏十年而曰三十一年而藏十年與少半必多此一年使成奇零之數又何也且前之少半爲十分中一分之少半後之少半爲一年之少半則多寡迥殊矣而同以少半言之使人疑誤難曉又何也是故王氏說此文未得其理此文初無衍字但三十一年當作三十七年七誤爲一所闕止一筆耳王者歲守十分之參者一歲之穀分爲十分用其七藏其三是謂歲守十分之參於是三年得九分又加一年之少半則又得一分合而爲十分是與一歲之數相當矣故曰三年

子六

五

與少半成歲也三十七年之中每年三分共得一百一十一分夫一百一十分是十一年也尙餘一分是一年之少半也故曰三十七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所以必如此計算者正以三十三年以前尙不足十年之數至三十四年則十年而餘二分三十五年則十年而餘五分三十六年則十年而餘八分其所餘之數皆不能適與上文少半之數合故必三十七年方可計算也古人屬辭之密如此至歲守十分之三雖非三之一然所少亦無幾故下文曰藏參之一也王氏泥參之一以爲說宜所解之皆誤矣

桓公曰隄者所以益也

樾謹按此本作隄者所以隘也故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作所以益也卽涉下句益也二字而誤耳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爲隘矣釋文曰隘本作隄是隄隘義得相通故曰隄者所以隘也隘誤作益於義難通且管子隘則易益之言爲贅設矣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

山至數

樾謹按肥當爲肥乃薄之段字也魏孝武弔比干墓文被芟荷之輕衣屯扶容之蒨裳顧氏炎武金石文

字記謂蒞卽葩字然葩裳之文殊不成義蓋蒞葩爲薄故與輕衣相對管子此文段肥爲薄以輕賦稅薄籍歛相對正與彼同字誤作肥遂不可解矣下文祿肥則土不死幣輕則土簡賞肥亦當作肥而讀爲薄祿薄幣輕亦相對也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懋謹按還當讀爲環韓子五蠹篇曰白環者謂之私特命我曰

懋謹按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傅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

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事語篇秦奢教我曰佚田謂寡人曰及此篇梁聚謂寡人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輕重乙篇衡謂寡人曰竝舉人言以問管子則特命我曰義亦同也

上有鉛者其下有鈺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鈺金

地數

懋謹按玉篇金部鈺送死人具也然則鈺金鈺銀殊不可通疑鈺字之誤五音集韻曰鈺堅金也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

懋謹按各當爲託聲之誤也國莖篇作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

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

修河濟之流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言循流而下也循誤作脩因誤作修本書類此者不可勝舉

巨錢而天下貴

樾謹按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興豐則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矣故曰五穀興豐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今作巨錢者吾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五遂誤爲巨至賤之與錢字形相似音又相同致誤尤易矣

故相任寅爲官都

揆度

樾謹按寅字無義疑更字之誤隸書寅作寅其下與更相似故更誤爲寅矣相任更爲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也官都見問篇按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然則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都卽此所謂官都也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斃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斃其社司馬也田也五官中之二

也然則相任更爲官都殆謂使四官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乎

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

樾謹按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傳寫誤入此不可通矣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亦不可通疑下人字衍文也此文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

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身至味者所以守口也三句當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試連上文讀之曰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則文義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又遠蒙事名五正名五而言下接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今於中閒又錯入味者所以守民口也三句則文不貫矣幸其衍一人字知以數制之下本與人君相連其迹未泯尙可訂正

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樾謹按去字乃者字之誤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剽以爲門父故此言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不以其職微而寬之也重門擊柝猶言抱關擊柝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樾謹按厲讀爲利厲國卽利國也史記陳杞世家是爲厲公索隱曰厲利聲相近國策秦策曰綴甲厲兵高注曰厲利也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樾謹按度當爲各聲之誤也謂東西南北各五十里也上文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地數篇作故先王各用於其重度各聲近而誤在本篇卽可證矣又按此文當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境明每日行五十里也荀子大略篇所謂吉行五十是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境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卽云十日出境夫

五百里而十日出境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奪誤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於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境五日而反

檇謹按此本作六日而反據下文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境之日此云三日出境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檇謹按挾猶給也挾讀爲挾古無挾字故以挾爲之挾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誼荀子解蔽篇雖億萬已不足挾萬物之變注曰挾周也文選東京賦饗餼挾乎家陪注曰挾徧也茲與給足義相近此言上農足以給五人中農足以給四人下農足以給三人

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輕重丁
篇此何以洽洽卽給也猶言此何以給也洽狹誼同
故竝有給義矣王氏念孫以洽爲給之誤非也

天酸然雨

輕重甲

樾謹按酸當爲霰說文雨部霰小雨也從雨酸聲

三月解弓弩無匡軫者

樾謹按字書無弓字疑医字之誤說文匸部医盛弓
弩矢器也從匸從矢國語曰兵不解医

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樾謹按幼當讀爲幽大戴記誥志篇曰幽幼也史記

厯書亦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
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然則幼之讀爲
幽猶幽之讀爲黝矣聖人乘幽卽上文所謂君請籍
於鬼神者

令以矩游爲樂

樾謹按矩當爲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從水渠省聲
故得段矩爲之以渠游爲樂謂以游於渠爲樂

北郭者盡履縷之眈也

樾謹按履縷二字無義乃寔數之段字釋名釋姿容
曰寔數猶局縮皆小意也然則寔數之眈謂小民也

婁數二字竝從婁聲屢縷二字亦竝從婁聲故得通用矣

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煮鹽

樾謹按尹注曰庸功也其說未合庸當為傭史記陳涉世家嘗與人傭耕索隱引廣雅曰傭役也漢書每以庸為之周勃傳取庸苦之不與錢司馬相如傳與庸保襍作竝段庸為傭是其證也無得聚庸而煮鹽此所謂庸正是賃作者尹訓為功失其義矣地數篇毋得聚庸而煮鹽義同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

樾謹按怒讀為弩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劔或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為弩朝令一怒正謂其語之過也怒者弩之段字管子齊人故齊言耳

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

輕重乙

樾謹按執將即主將也淮南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壞墾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削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

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

樾謹按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竝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奪一字第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奪矣不能操其二當作不能操其三蓋上文三言去一則是去其三分故桓公言五分不能操其二也如今本則皆不得其指矣又按吾歲罔者卽吾歲無也罔無一聲之轉尙書湯誓罔有攸赦西伯戡黎罔敢知吉微子乃罔恆獲金縢王其罔害史記竝易以無字是其證也歲無卽歲凶

或疑罔字爲凶字之誤非是

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樾謹按施乃也字之誤平乃乎字之誤宋本正作乎可證也乎上當有粟字管子原文本文云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也粟乎其歸我若流水輕重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文法與此同知此文是粟乎其歸我若流水者以本文是言粟事耳

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

樾謹按此言粟價而云金三百義不可通金乃釜字之誤釜字壞其上半故成金字矣據輕重甲篇云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三百當作四百古書四字或作三因誤為三耳

使卿諸侯藏千鍾
樾謹按此卿諸侯即儀禮所謂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管子此文有卿諸侯之名且列於大夫之上其為孤無疑矣

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

輕重

樾謹按母當作毋古貫字

齊東豐庸而糶賤

樾謹按庸乃康字之誤淮南子天文篇十二歲一康高注曰康盛也然則豐康者豐盛也尹注曰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非是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樾謹按上云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然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

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十泉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念孫謂十當爲斗釜斗之粟承上三斗三釜而言則全失其義矣

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樾謹按天嗇無義當爲天留留者災之段字也隸書留字或作畱嗇字或作靑兩形相似而誤

崢丘之戰

樾謹按尹注曰崢丘地名未聞說卽葵丘此說殊不可解經傳多言葵丘之會無言葵丘之戰者安得謂崢丘卽葵丘乎葵疑乘字之誤春秋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或說殆以崢丘之戰爲指此役故云卽乘丘耳乘古字作乘與葵字相似因而致誤

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

樾謹按吾字乃君字之誤管仲謂桓公爲託食之主故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

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輕重戊

樾謹按商當為障古音商與章近尙書棗誓篇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邈音章是也障從章聲故得以商為之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然則以商為障猶以商為章矣

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

樾謹按于一本作子當從之子穀蓋穀之不成者猶言童節矣說文艸部節篆下云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子穀童節其義一也

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闕其

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

樾謹按闕字無義乃閱字之誤其讀為暮古字通也此當以閱暮年三字為句尹氏以闕字屬上讀注云闕塗也非是

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稍也

樾謹按稍當從宋本作稍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防稍其藪鄭注曰稍除也此言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稍除之故下文曰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正是稍除之也

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樾謹按二十八月當作二十四月上文曰二十四月
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此文亦必與彼同蓋二
十四月者質言之則二年也若作二十八月於義無
取故知其非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樾謹按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
泉也傳寫者誤移當字於一而之上義不可通又按
下文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
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蓋
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

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樾謹按藝文類聚及御覽引作必去其農下文代人
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亦然此後人不曉古語而臆
改之也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
之故古人言本者初無定名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
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
也周易大過彖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
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矣對四體而言
則心爲本矣對臣民而言則君爲本矣管子地數篇

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衛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秭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者國亦可謂之本也淮南子汜論篇立之于本朝之上注曰本朝國朝也此古人謂國為本之證是故守圉之本言守圉之國也衢處之本言衢處之國也人求本者求乃來字之誤言人來吾國也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言食吾國粟因吾國

幣也此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為農則失其義矣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

輕重已

樾謹按眾當作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師古注曰稟給也就官而稟謂就官而給也作眾者形近而誤

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

樾謹按兩作字皆讀為詛古字通用詩蕩篇侯作候祝釋文曰作本作詛是其證也此言有不樹藝者必

下詛之於地上詛之於天明其爲不服之民蓋以神道設教之意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樾謹按誅大臣三字衍文也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爲滅三大其上文聚大眾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加誅大臣則爲滅四大矣又按斬大山之斬當讀爲鑿與形勢解篇斬高同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

樾謹按上文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

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下文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里數皆與日數相符此云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則亦宜出國九十二里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上溯春盡夏始之四十六日而并計之也然所云四十六日乃舉成數而言實止四十五日有奇故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四時出國則爲三百六十八里也

